

我了解他

馬克西莫夫 著



我 了 解 他

[蘇聯]馬克西莫夫 著

高 保 元 譯

裴 辛 校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61 • 北 京

我 了 解 他

〔苏联〕馬克西莫夫 著

高 保 元 譯

裴 辛 校

*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69号

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16}$ •印张5•插頁1•字数：92,000

1961年5月第1版

196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61·215 印数：1—10,050册

定价：0.47元

МАРК МАКСИМОВ
ЛИЧНО ИЗВЕСТЕН

《ИСКУССТВО》, МОСКВА, 1958

內 容 說 明

謝苗·切爾一彼得洛相·卡莫是亞美尼亞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。这个剧本描述了在十月革命前后（1905—1919年）这段充满着极其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时期里卡莫所从事的革命活动。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，这位年青的革命家，在革命的风暴中顽强、机智、勇敢地战斗着。有党和列宁的关怀和教育，有广大群众对他的热爱，无论是沙皇的枷锁，还是柏林监狱里烧红的铁棍，都不能使他屈服。为了革命，他出奇制胜地把沙皇官吏搜括的民脂民膏夺了回来。在柏林监狱里，他装成疯子，忍受着非人的艰苦，以保全革命不受损失。由于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，十月革命胜利后，当党派他去从事另一项革命工作时，列宁在亲自给他开的证明书上写道：“我了解他”。

序 幕

你在喀茲別克的山腳下宿过夜嗎？这里，人們不知道什么是漫长的黎明。太阳从山后一跃而出，即刻便是早晨了。

而此刻还是黑夜。南边的天空是一片深蓝色，几乎渾黑；一顆顆星星大而呈黄色，象那第比利斯市場上的桃子一样；还有那一片朦朧不清的群山輪廓。

“不管你們将要看到的这个故事怎样使你們奇怪，”低微激动的声音在講話：“請相信，这里虚构的成分却实在不多……”

在黑夜上空，一个如同神話中的鮮紅色三角形的东西燃烧着悬挂在星星中間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什么神話——而是尚未升起的太阳的光芒照耀着喀茲別克的雪峰……

話声在繼續：

“当奥列格·柯歇伏依还没有出世，当保尔·柯察金还是个小孩子，当伟大十月的曙光还隐在遙远的山后

的时候，光輝的革命先驅者們就曾在这块土地上奔走，
点燃过这曙光，那时候他們中間很多人就象今天你們中
間的許多年青人一样……”

在鮮紅色三角形下面显出另一个白昼的邊緣，光芒
逐漸下降，愈来愈辽闊，落到一只鷹的身上。这只鷹在
格尔蓋斯克瀑布上面的峭壁上苏醒，开始清啄羽毛……

話声在延續：“他們在那有如監獄的夜里，站起来
迎接朝霞……”

鷹在清啄羽毛。瞬間，巨大的太阳从山后滾出。鷹
飞去迎接太阳。

“……在他們中間有一个列宁近卫軍的列兵……”

在灿烂的群山背景上出現字幕，讓我們来讀一下：

俄罗斯苏維埃联邦共和国

工农联盟苏維埃主席用箋

莫斯科，克里姆林宮

1919年9月3日

下面是众所熟悉的列宁的遒劲而瀟洒的手笔：

証 明 書

茲証明 K·彼得洛夫同志，持有中央执行
委员会大厦 483 号通行証（有效期至 1919 年 10
月 1 日），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某部門工作。我

了解他。希望蘇維埃各機關，以及軍事和其他
政權機構給予K·彼得洛夫同志以充分信任和
一切協助。①

工农聯盟蘇維埃主席

弗·烏里揚諾夫（列寧）

又是綿綿的群山，蜿蜒曲折的江河，和沸騰的瀑布，
銀雪閃閃發亮，道路急速消逝。在我們看這些場面的時
候，話聲：

“……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列寧近衛軍列兵K·彼得
洛夫同志，另外：依凡·依凡諾維奇是他，侍從武官哥
吉·達其安尼也是他，他又是奇哥米村的農民——薩西
安塞維里，又是保險公司經紀人米爾斯基，高貴的達吉
斯凱里安尼公爵是他，工人謝苗·沙弗秋克還是他。而
他的真名實姓則是謝苗·阿爾薩柯維奇·切爾——彼得洛
相，不過人們多半叫他卡莫……”

字幕自遠而近。現在整個銀幕上是日期戳子打出的
字樣：1919年9月3日，和列寧的親筆字：

我了解他

“讓我們從頭講起吧。”

銀幕上出現“1905”字樣。

“那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第五個年頭。”

① 橫綫是列寧加的。

贏來的本錢

在西伯利亞的大道上，囚犯們拖着腳鐐鏘鏘響。農民們舉着扎槍和干草叉穿過那彌漫在燃燒着的領地上的煙霧。在“波將金”戰艦上飄揚着起義的旗幟。在工人區紅色普列斯尼雅筑起了街壘。

沸騰的俄羅斯的這些畫面迭次更換，被一個婦女的絕望的呼喊聲貫串起來。呼喊聲中夾雜着震耳的馬蹄聲和靴跟的撞擊聲。這是哥薩克騎兵遵照憲兵隊長巴拉巴諾夫的命令闖入了婦女群中。第比利斯沙皇總督府的窗戶敞開着，一個哥薩克軍官從巴拉巴諾夫肩後朝外冷漠地觀望着奔跑的人群——格魯吉亞、亞美尼亞、阿塞爾拜疆、俄羅斯等族的婦女。

那里，幾個婦女把一個哥薩克騎兵從馬鞍上拖下來。毆打，踐踏，撕抓……一個披頭散髮的年輕山村女人，抓住繮繩不放，她牙齒緊咬着哥薩克上尉的腳，在馬後拖曳着。上尉抽皮鞭打她——無濟于事。于是他拔出馬刀，用刀背照女人的頭打下去。她的手松開了繮繩，跌倒在被馬蹄踏碎的三合板標語牌上。

標語牌上寫着：

孩子們在飢餓！

釋放我們的丈夫！

原來她們是為了這個到這裡來的！

一个上了年紀的格魯吉亞婦女，將一個懷裡抱着孩子的淡黃頭髮的女人拖往一邊。

一個哥薩克騎兵趕上了她們，淡黃頭髮的女人為了掩護她那五歲的男孩，被踏在馬蹄下了，她竭力想用胳膊肘撐立起來，但是另外的馬蹄又踩到了她的身上。她緊緊地摟住孩子，可怕地尖叫起來：

“瓦……夏……啊……啊！”

在這哀號聲中包含着沉痛的母親的苦難，這哀號仿佛是要傾倒高加索的山峰，掀開庫班的草屋頂，飛過莫斯科教堂的圓屋頂和彼得堡建築物的尖頂，一直飛到在那暴風雪中閃現着鹿蹄的遙遠北方；到那里把積雪從驚醒的樅樹上紛紛震落下來，並且顫抖地縈繞在一架雪橇的上空，一個人的頭上，似乎這哀號就是對這個人的傾訴。

“瓦……夏……啊……啊！”

身穿皮祆坐在雪橇上的這個人跳起來雙膝跪下，似乎他的確聽到了那遙遠的呼喊聲。

並不，只是由於環境急劇地變更引起了這個人的警覺。鹿異常輕巧地帶着看來如鉄般的角，拖着雪橇奔出樹林，近處一望無遺的小山丘上，隱約可以望見一家車店。

在這些日子裡，一些人遠遠繞過憲兵的崗哨，向整個沸騰的俄羅斯火速傳遞着列寧的指示，這指示來自在芬蘭召開的全俄第一次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。

穿皮祆的人是那些來自塔墨爾福斯，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路程，傳遞這個指示的人中之一。他累了，看到

車店立刻露出了笑容，在他那挂着霜的眉毛中間忧虑的皺紋消失了。他預感到就要休息，于是伸了一下懶腰，拍拍向导的肩膀說道：

“好，我們到了！”

向导怀疑地望望車店。

“还难說哩，华西里同志。”

华西里的情緒显然好了起来。話說回来，那仿佛传遍了半个地球的痛苦哀号声，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回响只是不知来由地震撼了一下而已，但傾向于迷信的人则是把这种震撼称之为預感的。然而穿皮袄的人并非迷信者，他不相信預感，同时他更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人，所以他并不知道，当此刻，这里，在那輕快的鹿蹄底下，耀眼的白雪令人喜悅地閃着光的时候，而在那里，在总督府門前，在那遙远和温暖的第比利斯，在石路的血泊中却躺着自己的妻儿。

雪橇突然在里程标旁停住了，里程标屹立在暴风雪的旋涡中。就在这孤零零的标杆上，华西里和他的向导看到一张告示，上面說，誰捉到綽号叫卡莫的“国事犯”，悬賞卢布三千。告示上还有一张留胡髭的年青人的照片。

华西里笑笑說：

“你好，卡莫同志！”然后轉向向导說：“看見了吧，你还說我們只有到禮拜天才能和他見面呢！”

向导一本正經，肯定地說：

“是禮拜天。在頭等車廂里，他護送你。”

華西里沒有听他說話，他在端詳這張告示，最後說道：

“還是新貼出來的呢！”然後和向导一樣，懷疑地對車店斜視了一眼，撕下告示吩咐說：

“轉彎繞道走！”

雪橇轉彎，駛入林中。

“真遺憾！”華西里嘮叨着。

向导點點頭，安慰華西里說：

“看來，到彼得堡之前您是不能睡覺了。”

“還睡什麼覺呢！”華西里回了一句，“現在在俄國不是睡覺的時候。我感到遺憾的是另一樁事。”華西里掏出一只刻有花字的大懷表，看一眼又放進口袋裏。

“列寧催代表會議趕快開完……在那里的街壘上很需要我們，可此刻還得繞圈子多走二十來俄里的路程……”

向导瞧了一下華西里的手——他把告示撕成碎塊。

“你認識卡莫？”

華西里否定地搖搖頭。

“我是巴庫人，到第比利斯沒多久。”

“沒什麼，他會找到你的。連系暗號是‘你的表’。”

華西里陷入沉思，他聳聳肩。

“他干嗎要帶炸藥乘頭等火車吶？……我不懂。”

向导笑了起來。

“不必擔心。他是卡莫呀！”

可是华西里却又聳了聳肩膀。

树林中没有暴风雪，滑木平整的印迹随着雪橇在移动，愈来愈快，它在阳光下象鋼一般閃閃发光。啊，这是鋼軌！輕微的鹿蹄声轉变为車輪的喀嚓声。“彼得堡——第比利斯”快車在鉄路上飞驰。

……从外表看来这是一列普通客車，情节紧张的影片开始时往往出現这类列車。

列車的巨大車輪占滿整个銀幕，它“吞食着路程”，卖力气地发出有节奏的喀嚓声，鏗鏘声，噴出一股股蒸汽，总之它在做着任何一列行駛的列車所应做的事情。

但这究竟不是一列普通客車。这是1905年的客車，在它的轟隆作响的长列中分头等、二等和三等車厢，車厢尽头的通过台严格地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們分隔开来，他們在这里按自己的見解来贊揚、批判或痛惜那时震动俄国的事件。車厢分黄色、藍色和綠色，后来亚历山大·勃洛克^①似乎說得十分正确：

黄色和藍色車厢沉寂无声，

而綠色車厢哭泣、歌吟。

然而在那些日子里，头等車厢仅从外表看去似乎是寂靜无声。

如果把列車的頂盖全部揭开，从上面来俯視它的內

① 亚历山大·勃洛克：俄罗斯詩人，1880—1921年。

脏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。

一个体格魁梧的格鲁吉亚人司爐，站在污黑的，抖动着，被火光照射着的車头地板上，向司机大声說：

“不，你想一想，我們这是跑最后一趟，以后就总罢工了！你懂嗎？”

“我懂。列凡斯，你別着急，別象鍋爐里的水那样沸騰吧。把气閥稍打开点！”司机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能不沸騰呢！”司爐不能平靜下来，“你懂嗎？总罢工。”

在行李車后面的第一节車厢里，一个宪兵上士往墙上釘着我們已經熟悉的那张关于捉拿“国事犯”卡莫的告示。上士的手指被图釘刺破，他发起脾气来：

“真是条七只头的毒蛇！我們是在第十四节車厢里寻找嗎？”

“不是的，是在第十六节車厢里，”尼古拉二世的宪兵明确地回答，他长着一脸亚历山大一世的頰須。

这是三等綠色車厢，里面果真有人哭泣和哀吟：

一个留胡髭的装着假脚的士兵揪着手搖风琴奏着歌曲。它悲哀地唱着：“英雄們长眠在滿洲里的丘陵上……”一个年青的农妇听到这歌声，啜泣起来，一面用头巾角揩拭鼻涕，她大概是个士兵的寡妇。

可怜的音乐家的同伴也是一个留胡髭的士兵，他穿着一件破烂軍大衣，袖子空空的，脖子上挂着一只鉄

筒，他大声呼喊，压倒手摇风琴的嘎吱声，他发‘P’和‘Ж’这两个字母的语音特别重。

“亲爱的兄弟姊妹們，貴——族和富商老爷們，牧師和公——民們，低級官員和尊敬的宪兵們，看在主的面，請你們行行好吧，我在奉天城郊失去了双手，……”

显然，乞者的詞是老一套了，而且适用于各种等級的車輛，当他在这里念到“貴族和富商老爷們”时，他的眼光却一忽儿落在身穿破旧旧毡斗篷、高个子的牧羊人身上，一忽儿瞧着衣衫襤褸的小孩子們，一忽儿又望着那些几乎同自己一样贫穷的、裹着头的伊斯兰教徒。不过“宪兵”却是在場的。一个机敏的水兵将一枚銅币投进鉄筒里，劝告他說：

“老弟，別碰宪兵吧，他們会拉你去坐牢的！”

乞者对他挤了下眼說：

“把我？……你看！”他从“空”衣袖里伸出强壮的手，握着拳头把拇指插在食指和中指之間^①。

“怎么，你是逃兵？”水兵同情地低声探問。

“不，另一只手真的沒有了。那是为了沙皇断送的，願他……”穷汉俯首贴在水兵的耳边，別有风趣地罵了一通。

水兵点点头，在口袋里掏了一陣后，把第二枚銅币又丢进鉄筒里。

“去募集替他开追悼会的錢吧。我們要干掉他这个

① 这是一种侮辱人的动作。

吸血鬼！”

上士带着长满胡须的宪兵在车厢里寻查。他仔细地打量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在身穿破旧毡斗篷的牧羊人旁边停下来。

“证件？！”

牧羊人掏口袋。但上士改变了主意。

“算了，跟我们走，到那边去盘查！”

突然，他脚跟一旋，掉过身来说：“这样吧，凡是有胡须的人统统跟我来！快！”

一个身穿民族服装、缠着漂亮头巾的古利雅农民勉强站了起来。

“你们也来！”上士朝那两个乞丐喊道。

“难道你找的那个人也是少腿缺胳膊的吗？”

“那狗崽子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……他是七个头的毒蛇，是这么个家伙！判过三次死刑，都让他跑掉啦。走吧！”

一个大学生冲着他们的后影唾了一口，然后回过头来对一个拿着包袱、吓得萎缩在坐凳角落里的牧师说道：

“把胡须剃掉吧，牧师，不然，小心你也被他们带走。咱们的尼古拉沙皇在专制制度垮台前，决定把人们的胡须都剃光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就象彼得大帝对待贵族那样。”

“圣——圣主，”牧师喃喃自语，两个模样相同的修道尼也一齐划着十字。

此刻在宪兵张贴的告示旁边围聚了不少乘客。一个梳着两条长辮子的年青漂亮的格魯吉亞姑娘走来了，她看了看告示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“爷爷，他们在抓他！”

一个瞎眼老人摸摸她的头发说：

“抓誰，密琪珂①？”

“抓他！卡莫！可是怎么会抓到他呢？他是个最强的人，最机伶的人，最……最！……”姑娘的脸红了，低下头去看手：她正在用珍珠綉角制酒杯的套子。

“看来这个小姐是在搞恋爱，”大学生自言自语。

老人脚边放着一只篮子，里面装的全是角杯。大学生从中取出一只，欣赏起来。

“好巧的手艺。拿去卖嗎，老大爷？”

“卖？”老人叹了口气。“现在在哪里卖得出去呢！现在誰还喝酒啊！”

在邻近一节车厢里，人们在喝酒。这是二等车厢。一个长头发青年拿着酒杯摇晃着说：

“自由，平等，博爱！多么崇高的字眼，先生們！譬如說，您，迷人的褐发小姐，要去扮演我菲莉霞②。那就讓我們干一杯，为了这一切，还为了艺术的自由！自由，平等，博爱，先生們！”

“根据什么？我是什么人，不必盘查！我是俄国最

① 密吉雅的爱称。

② 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自由的人！在我身上你們找到了什么可疑的地方？”

“跟我們走吧，演員先生！”

“豈有此理！”迷人的褐髮小姐說，然後擺出法國女英雄貞德的神態又補充了一句：“好吧，我也跟你們去，自由萬歲！”

“小心点儿，小姐！說來也對，你也跟我們一塊兒走吧。”

在車廂里躺着一些人，這都是些經過沙皇的碎骨機出來的人們。他們中間有的把用夾板和繃帶包扎的腳懸在車廂的掛衣鉤上；有的包扎着手；有的裹著頭。一個胸部受傷的人沉重地呼吸著，嗓子拉著風箱。另外一個十分年輕的人拖長著嗓音叫：

“護士，喝……水！”

在頭等車廂里，一個留著胡子的俄羅斯富商把瓶底輕輕一盪，衝出了瓶塞。小桌子上擺著的兩只玻璃杯和盛著鱈魚子的小碟碰盪著丁當作响。

“為了信仰、沙皇和祖國，干杯！”富商舉起玻璃杯，一口氣把它喝完，吃了滿滿的一杓鱈魚子。

和他同包房的，一個東方人臉形的同行竊笑一聲，添上一句：

“敬愛的，為了我們的軍火和軍需官大人，再干一杯！”